

那盆枯萎的文竹

□孙武军

那盆枯萎的文竹，曾是父亲的珍爱之物。父亲把它从小养大，花盆搁在书橱顶上，父亲用剃下的须茬给它施肥，经常仰个头拿喷壶给它绿雾状的叶子喷水。它纤细的枝叶，长长地从天花板下的这一头一直爬到那一头。父亲在墙上钉了钉子，用细绳把文竹的枝蔓固定住。房间里晒不到太阳，文竹却活得很好，活了十多年，枝繁叶茂。

如今，这盆文竹枯萎了。也许是感念父亲的好，它死了也保持着文竹的秀气，枝蔓和纤叶虽早已从清绿变成了枯黄，但它黄得纤美，叶子居然一点不掉，像细细的黄色晨雾一样。

三年前春节，每天骑电瓶车到处游逛的父亲，突然双腿无力。医院检查是小脑萎缩，控制双腿肌肉的神经有问题，导致行走困难。父亲马上进了康复医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，这是老年病，不可逆转，只求病情发展慢一些。康复医院住了将近一年，病情没有好转，也没有明显的恶化。每天可以走个二三十步，不用拐杖也可以走，只是身边要跟着人，以防他突然腿无力摔倒。开始他一

脸沮丧，甚至诧异，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。他对我嘟囔着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”

父亲离休后，头些年还在家里练练书法，后来就每天往外跑，除了吃饭睡觉不着家。开始是骑自行车，后来脚劲不够了，就改骑电瓶车，逛街、逛公园，还到乡下他年轻时的部队驻地去访旧。我过年回家，他还骑车来接。他说，这世上他最喜欢的有两个，一个是我母亲，一个是电瓶车。他只要一骑上电瓶车，小风吹在脸上，心里就美滋滋的。这么大年纪每天骑电瓶车危险，我和弟、妹也怕。但是劝他根本不听，总说骑得很慢没事。与他莫大的快乐相比，骑车的危险也只能搁置了。这下，他再也骑不了电瓶车了——他的阳光灿烂的美好日子、他春风拂面的幸福时刻，真的结束了。我只能强笑着劝解说，你又不是神仙，哪能永远不老。已经很好了，电瓶车一直骑到92岁。

住院时，母亲一直在医院陪护，弟弟妹妹时常去送个菜。出院后，家里去不了，那是三楼，没电梯，爬不上了，只能“寄人篱下”，住进了有电梯的弟弟家里。爸刚进医院时，弟弟或妹

妹还偶尔去老房子给文竹浇水。还有我去看望父亲，住在老房子里，也给这文竹浇过水。开始父亲还叮嘱我们给文竹浇水，后来时间一长，老房子也长期无人去，文竹失水枯萎了。而父亲也似乎忘记了它，几乎不说话了，再也没提过文竹。

我这次去看望父亲，又住进老房子。看着这盆枯萎的文竹，看着父亲在这家里的一切，他的床和垫被、他洗脚的木桶、他的写字台、他的台灯、他的坐椅、他和孙子下的象棋……相框里是1956年他英俊的炮兵中尉的照片，还有一张照片，是1956年11月3日，这个年轻的炮兵中尉和一位18岁的漂亮姑娘的订婚纪念照。这位姑娘，就是我母亲。这个家，他住了三十年了，就这么人去房空，散了，再也不能恢复了。这株枯黄的文竹，象征着一个家的结束，再也不能恢复绿意了。

父亲年轻时当兵打仗，几次死里逃生。时间早已眷顾他很多，想必这株枯萎的文竹，不会责怪他的无力照顾。这株文竹，好好地陪伴了他十几年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它没有什么遗憾，死了，才这么秀气、这么优雅。

一米阳台菜园

□张炯

难得去趟菜场，惊觉飞涨的葱价之后，便想着能够回归农家子弟的本色，在家里开辟一个小菜园子以供日常所需，更美其名曰一位好的“烧菜工”必须要有一个私家菜园。先生、孩子见此情此景，就赶紧满嘴的“好好好”支持，生怕我又要生出更多天马行空的念想。

所谓阳台菜园，也不过是收拾出来的洗衣台面，大小不过一平方米，但足以满足诸多乐趣。一边是颇有雅客之风的茶桌，一边是七拼八凑的盆盆罐罐绿苗，放眼望去，却是刚刚好。所谓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每日里眼见着日渐长壮的葱苗、发芽横长的土豆以及永远不会结果的番茄，确实平添了几分情趣。

开始积攒各种储水罐，割去一半塑料壁，屯点土，便是一个简洁的种植器。把葱头有序地排列好，一对对插入泥土，再铺上一层薄薄的泥土，浇点水，就是这么简单——我负责的部分就只剩下每天的观望，其余的部分就交给空气、阳光还有葱头了。如法炮制大蒜头，流程像流水般畅快，甚妙。未了，还迫不及待地问老爹，大概要等多久可以出苗？老农民在电话那头大笑：“刚种下就想着收，这不是贪心是什么？”这才意识到时间都被焦急的我拨快了。

有了期待，接下来等待的日子就过得更快了。赶上出差，吩咐家人一定要给它们晒晒太阳、浇浇水、听听音乐。虽然不确定我不在家的时日，葱们、蒜们、番茄们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照顾，但确信它们在蓬勃地生长着。朝气蓬勃本该是一种生命的姿态，正如日本生活美学大师松浦弥太郎所说的，“不论多么小的事，要一直记得一定会有人接收到，然后怀着这份心去做”。生活不就是如此么？

葱苗逐渐长了出来，冒出了嫩芽，起初是嫩小的尖，再是纤细的长，最后是水灵的鲜。不到一周，长势喜人，在丰收的喜悦下收割了第一批小葱，炒个鸡蛋，香气扑鼻。与其说是这些小葱点缀了鸡蛋，更不如说小葱才是这道菜的主角，颇有袁枚所说“有味者使之出，无味者使之入”的境界。

有了小小收获之后，我更加热衷于各种种植。放弃了对花花草草的热爱，直接进入实用主义的境地。大冬天的开始折腾番茄秧苗，明明不是下秧的季节，非给予热爱裹挟下的空气、水分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一顿折腾，菜园因为个人技术问题仍处于耕耘阶段，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挡我的热情。各种“下了菜籽不见长出，肥了绿叶不见结果”的状况层出不穷，被遗弃在家门口的各种盆盆罐罐也逐渐增多……

窃以为，能够将日常琐碎过得像花一样的美好，才是真正的生活大师。这种美好，不仅是对事情本身的成就和获得，更是自我生命意义的探讨。因为有爱，才有味道，而有味道又激发了热爱。

大概热爱生活的人都拥有这样热气腾腾的想法吧。

